

鄉下曾有這樣一顆棗樹，它平凡，它樸素，它毫不起眼。

只是，在春天時的雨季能得到它的保護，那龐大的懷抱對幼小的我來說便是巨大的傘。雨水從葉尖滑落，太陽從雲中浮現，低頭望那踩在腳下的影子——乾的。但周圍都被細密的雨所浸沒，只有那一塊小小的、仿佛與世隔絕的影子在樹蔭的庇護下——完好無損。可我卻調皮著呢，仗著保護便與弟弟在那大大的影篷中嬉戲。用力拉扯那棕褐色的枝條，讓依附在嫩綠薄葉上的雨珠猛的傾下，伴隨著嘩啦一聲，那乾的影也被侵染。我和弟弟則連忙跳腳離開那是非之地，但卻仍是避不開的濺了一身水。身上濕漉漉的，一陣風吹過，我忍不住打了個哆嗦，真是狼狽至極！儘管如此，互相嘲笑的，帶著親情般化開的溫暖卻是瀟灑開來——驅散了周身的寒意，那是在鄉間最無憂的歲月。

只是，在夏季時能在夜晚聽到蟬蟲倚在它的身旁演奏一首首盛夏頌歌。是夜，我們一家躺在爺爺木織的躺椅上，風吹動樹葉沙沙作響，伴隨著蟬蟲帶著節奏的拍子，一下，兩下……心曠神怡。抬頭望著滿天的繁星，聽爺爺奶奶聊著他們的往事，從前有個可愛的小姑娘……夜就隨著故事的結束慢慢變沉，棗樹也抖了抖身子陷入安眠，我在它的樹蔭底下也覺睡意襲來，鄉間的夏夜，是那麼讓人沉醉。

只是，在秋季時能吃到它的碩果累累。那天爺爺停止了打農藥，用竿子將掛在樹上的棗一顆顆地打落。奶奶、我還有弟弟舉著盆在樹下竄來竄去，爺爺站在梯子上大聲吆喝：「接住了！」幾人便聚在一塊兒形成三角陣，好不熱鬧！打下來的棗一部分會被奶奶拿去醃製做成酸棗甜棗一類的零嘴，一部分拿來送給街坊鄰居，剩下的便成為我們餐桌上、果盤中的常客，我最快樂的時光都是在棗樹的陪伴下度過的。

卻是，在冬天時它沒了用處，於是幼細的枝條用來編扇子，粗壯的樹幹則被砍了去當柴火燒，自此了結了此生。

也正是那年冬天，我離開了鄉下。只記得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別大，整個鄉鎮都被皚皚白雪所覆蓋，也覆蓋住了那棗樹被砍去的痕跡。遠在他鄉的我聽到它被砍後，總覺得心裡空落落的，仿佛什麼都沒變，又似什麼都變了……

根幹分離，猶如浮萍。只是不知那浮萍是我，還是它。